

# “的”字结构、模态与违实推理\*

林若望

提要 道义模态命题“应该 $\phi$ 的”句式是个多义句式，可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与现在事实相反以及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等三种违实义，也可表达未来非违实义。此句式的关键是“的”的语法意义，一方面，“的”指称一个非未来的时段，要求被其修饰的模态命题要在那个非未来时段里成立，因此“应该 $\phi$ 的”句可以表达过去时或现在时的道义模态。现在时的道义模态，若 $\phi$ 表事件，可得未来非违实义，若 $\phi$ 表状态，可得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违实义。过去时的道义模态则可得与过去事实相反或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违实义。违实义之产生是因为模态命题的事件真实性强度弱于直接断言一个过去或是现在的事件，Grice的语用原则因而推论出事件不为真。此外，“的”具有广义的确认功能，会确认其辖域底下的断言及含蕴为真，因此“应该 $\phi$ 的”句的违实义无法被取消。

关键词 “的”字句 广义确认 违实推里 道义模态 语用推论

## 1. 引言

人类用语言来描绘沟通我们所处的世界，然而我们所谈论的世界未必都是真实世界里面的事情。时间可以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过去的世界已成定局，成为历史，其真假已不再改变，现在发生的事，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的事则是可能性。过去的历史，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时间回到过去，历史作了一个不同的选择，现在的世界或是未来的世界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的确，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常需要去讨论和真实世界不一样的事情，违实概念的表达是人类认知所共有的，但违实概念是否一定需由特定的违实范畴来表达呢？个别语言可能有所不同，正如同时间概念的表达一样。

文献告诉我们，很多语言是透过动词的形态变化，特别是过去时标记，来表达违实概念。比方说英语就是利用动词的过去时来表达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如 (1a)，用过去完成时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如 (1b)。

(1) a. If I had money, I would buy a house.

b. If I had had money, I would have bought a house.

西方文献有关违实句研究最多的就是 (1) 中这种违实条件句的研究。<sup>1</sup>

反观中文，因为没有句法上的时制标记，所以违实概念的表达是透过其他手段如时间

---

\* 本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和交通大学陈佩仪同学做过一些讨论，我们非常感谢她对本论文的协助与贡献。此外，文章中的部分论点曾在不同的场合阐述过，虽无法一一记得提问者，听众的提问与建议很有帮助，在此一并对他们致谢。最后，本文的完成也非常感谢郑秋豫教授和汤志真教授的协助。

<sup>1</sup> 违实条件句的西方文献非常多，我们无法全部讨论，部份文献可参考 Lakoff (1970)，Lewis (1970)，Karttunen and Peters (1977)，Iatridou (2000)，Condoravdi (2002)，Ippolito (2003, 2013)，Arregui (2008, 2009, 2010) 等。

副词或是时态标记来表达违实义，如(2)中的句子。

- (2) a. 如果我(现在)有钱, 我就买一间房子。  
b. 如果(当时)我有钱, 我就买一间房子。

因为汉语缺乏固定的违实标记, 所以违实句的研究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违实表达常被认为是语境或上下文所决定的。Bloom (1981) 甚至因此提出汉语因为没有任何词法、句法或语调手段来表示违实假设的范畴, 所以母语为汉语者, 其违实的认知推理比较困难。Comrie (1986) 也有类似的看法。

Bloom 的研究成果发表后, 才陆续有人比较仔细地研究汉语的违实表达如 Au (1983), 邵京 (1988), 陈国华 (1988), Wu (1994), 蒋严 (2000), Yeh & Gentner (2005), Feng & Li (2006), Yong (2013), Wang (2013) 等, 并进而讨论汉语是否有专用的违实标记, 常被讨论的标记包含了下面几个:

(3) 早, 要不是, 没, 了, 就好了, 原来应该, 真的, 还以为, ...的话  
有趣的是, 在讨论汉语违实句的文献里, 据笔者所知, 除了 Chen (2015), 几乎没有专门讨论下面句式的研究。<sup>2</sup>

- (4) a. 你应该通知她的, (但你没有通知她)。  
b. 她应该陪你去的, (但她没有)。

上面 (4a) 和 (4b) 两个例子中的“应该”属于模态词的道义用法 (deontic usage), 表示义务, 责任, 或是规定, 这两个句子都表示主语有义务或责任做某件事, 但却没去做, 也就是, (4a) 传达了你没有通知她, (4b) 传达了她没有陪你去, 因此 (4a) 和 (4b) 都传达了与过去事实相反的意思。这个地方请注意, 如果我们把例句 (4) 中的“的”拿掉, 如例句 (5), 违实义似乎就消失了。少了“的”, (5a) 和 (5b) 只能表示动词短语所指称的事件会发生在未来, 可见“的”在违实义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篇文章, 我们用“应该 $\phi$ 的”来表示像 (4a, b) 这类的句式。

- (5) a. 你应该通知她。  
b. 她应该陪你去。

Chen (2015: 2) 观察到, 除了可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语意, “应该 $\phi$ 的”句型也可以表达与现在事实或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意思, 如下面例句:

- (6) 她应该在(房间)读书的, 怎么跑出来玩了? ---与现在事实相反  
(7) 你应该明天来的, 怎么今天就来了呢? ---与未来可能性相反

Chen (2015, 附注 3) 引用笔者的看法, 认为“应该 $\phi$ 的”句的时意义和“ $\phi$ ”的事态类型有关系。比方说, (4a) 和 (4b) 的动词短语是有界动态动词短语, 例句 (6) 的动词短语则是无界动词短语。有界动态动词短语会导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语义, 无界动词短语, 包含进行貌的句子则会得到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意思。根据 Lin (2003a, 2003b, 2006, 2012) 的看法, 汉语的时间解释可由句子的事态类型决定, 在默认情形下, 无时间短语的无界事态如“张三很聪明”和进行貌如“张三在睡觉”会得到现在时的意思, 有界事件如“他打破一个碗”则会得到过去时的意思。(4) 和 (6) 的语意解释反映的就是笔者所主张的汉语的时间解释规则, 但是句中若有时间短语或是语境线索出现时, 则由时间短语或语境

<sup>2</sup> Chen (2015) 是在笔者提示“应该 $\phi$ 的”句型具有违实义后, 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

线索决定句子的时间解释，这是为什么例句(8)是过去违实句，而不是现在违实句的原因。

(8) 你下午怎么跑出去了?你应该在(房间)读书的。

从上面的讨论里，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应该 $\phi$ 的”句可用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与现在事实相反或是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语气，不同的时间解释则和事态类型有密切关系。默认情形下，有界动词短语会得到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语气，无界动词短语则会得到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语气。

有关违实义，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条件句的违实义是可取消的，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下面的英文例句（请参看 Anderson (1951), Stalnaker (1975), Iatridou (2000)）：

(9) If the patient had the measles, he would have exactly the symptoms he has now.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patient has the measles. 为了解释条件句违实义的可取消性，许多理论都认为违实义是言谈推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结果(比如 Anderson (1951), Iatridou (2000), Condoravdi (2002) 等)。<sup>3</sup> 有趣的是，相较于条件违实句，Portner (2009: 226) 指出英文简单违实句的违实义似乎不容易取消，如下面例句：

(10) ?At that time, he might have won the game, and in fact he did.

同样，Rubio Vallejo (2015: 7) 也指出西班牙文的简单违实句的违实义是不能取消的，如例句(11)。

(11) María pudo haber visitado el museo. # De hecho, lo visitó.

“María could have visited the museum. # In fact, she did visit it.”

Chen (2015: 2-3) 对“应该 $\phi$ 的”句的违实义也提出相同的观察，认为这个句式的违实义不可取消，因此下面这个句子是个矛盾句：

(12) \*你应该通知他的，而且你也通知了他。

如果这个观察正确的话，那么简单句违实义的不可被取消性似乎具有跨语言的共同特质。

“应该 $\phi$ 的”句表达违实义时，通常是过去时或现在时，但此句型其实也可以表达非违实义，比方说下面(13)和(14)两个互联网的例子，就都没有违实义，此时是在强调说话时刻的义务性以及动做的未来性，其语气是近乎把“的”拿掉的非违实义。“应该...的”句的非违实用法，Chen (2015: 70) 也讨论了类似(15)的句子，可见“应该 $\phi$ 的”的确允许违实与非违实两种语气解释。

(13) 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个好人，怎么可以杀他，救他啊，你应该救他的！

(14) 你应该救他的，没有他，我们、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15) 你功课这么好，应该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

上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应该 $\phi$ 的”句的语气解释，特别是和这个句式相关的违实义，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得知这个句式至少有下面几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的”的语法意义。“的”究竟表达什么意思使得道义模态的“应该 $\phi$ 的”句产生了违实义？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道义模态的“应该 $\phi$ 的”句会有违实及非违实两种不同意思？是因

---

<sup>3</sup> von Stechow (1998) 则认为违实义是和预设有关。Ippolito (2013) 则是结合两种观点。

为”的”的语法意义所造成的吗？

第三，为什么“应该 $\phi$ 的”句的违实义不像英文条件句的违实义可以被取消呢？

我们相信上面这些问题是任何研究“应该 $\phi$ 的”句型的学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Chen (2015) 试图想了解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目的也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sup>4</sup>

本论文组织如下。第二节回顾和本文有密切关系的两个西方研究违实句的重要理论，那两个理论会是我们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节探讨“的”的语法意义。第四节介绍模态语义学的主流理论以及“应该”的语义解释。第五节讨论表道义模态的“应该 $\phi$ 的”句的句法结构。第六节讨论“应该 $\phi$ 的”的违实义如何透过“应该”和“的”的语意以及梯级含蕴来获得。第七节为结语。

## 2. 西方国家的违实研究

有关违实句的研究，许多西方理论都认为过去时标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过根据Dahl (1997) , Van Linden and Verstraete (2008) 所指出，世界上少有语言是单靠过去时标记来表达违实意义的，通常是过去时标记与某种其他词语或句式一起通力来完成违实义的表达，如条件句‘*if*’或是模态词‘*should*’及完成体标记“*have*”才能完成。

此外，前文提及，英文违实义的分析许多都是利用语用理论来解释，其中有些理论较为复杂，技术性也高，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介绍，本文仅介绍两个和我们的分析最直接相关的理论，是由Condooravdi (2002) 及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所提出，这两个理论所讨论的英文违实句型也是和“应该 $\phi$ 的”最接近的句型。

### 2.1 Condoravdi (2002) 的分析

Condoravdi (2002) 将模态句的时间分成模态时间 (Temporal Perspective) 以及事件时间 (Temporal Orientation)。模态时间是模态运算的时间点，以知识模态而言，就是相关说话者所具有的知识或证据的时间点。根据Condoravdi (2002)，模态时间可由时制或完成运符依范畴来决定，而事件时间则是相对于模态时间，是动词短语所指称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举例如下：

(15) a. He might have been sick yesterday. 模态时间：现在 事件时间：过去

b. He might be sick now. 模态时间：现在 事件时间：现在

c. He might be sick soon. 模态时间：现在 事件时间：未来

事件时间会受事件的事态类型以及模态的种类影响，如果是有界的动态事件，事件时间就会在模态时间之后，如例句 (16a)。若是静态状态，事件时间默认上则是和模态时间重叠。不过句子若有表未来的时间副词，事件时间也可在模态时间之后，如例句 (16b)。

(16) a. John may/must leave.

<sup>4</sup> 因陈文为非正式出版的硕士论文，加上篇幅限制，笔者无法详细介绍评论她的理论分析。简单地说，她认为“的”并非过去时标记 (页 91)，但有某种特殊说话者预设 (页 72)，她利用“的”这种预设，无时概念的模态词 (页 79)，Chemla (2008) 的极大化预设 (maximalized presuppositions) 以及语用推论 (页 82) 来说明“应该 $\phi$ 的”的语意和不可取消性。本文虽然也会利用到语用推论，但理论基础和分析皆不同于陈文，有兴趣阅读陈文的读者可自行至台湾交通大学图书馆申请复印其硕士论文，或透过交通大学图书馆网站下载其论文：<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aN10V./record?r1=2&h1=0>。

b. John may/must be home (tomorrow).

根据 Condoravdi, 带有完成体的模态句可能是多义句, 比方说例句 (17) 可以有 (17a, b) 两个意思。

(17) He might have won the game.

a. He might have (already) won the game (#but he didn't)

(知识模态: 模态时间 = 说话时间; 事件时间 = 过去)

b. At that point he might (still) have won the game but he didn't in the end.

(发展模态: 模态时间 = 过去; 事件时间 = 未来)

(17a) 是单纯地对一个过去事件的可能性猜测, (17b) 则有违实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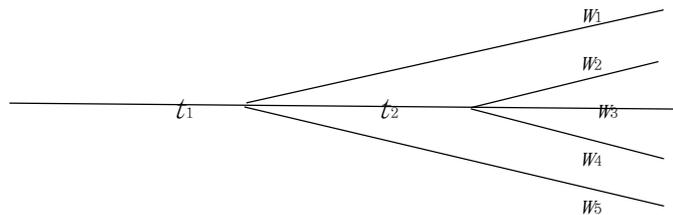
Condoravdi 认为 (17) 之所以会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其原因是和表完成的 'have' 的范域有关。当模态助动词的范域在表过去的完成助动词之上时, 表示事件时间在模态时间之前, 此时的模态一定是说话时的知识模态。但当表过去的完成助动词的范域在模态词之上时, 此时的模态时间就变成是过去时间, 事件时间则是在模态时间之后, Condoravdi 认为此时的模态为发展模态。所谓发展模态 (metaphysical modality), 指的是世界可能发展出什么样子的未来的模态。

(18) 现在观点时间: Modal > PERFECT (知识模态)

过去观点时间: PERFECT > MODAL (发展模态)

除了上面的基本假设, Condoravdi 认为发展模态会导致违实解释的具体原因如下。首先, 根据 Condoravdi (2002) 对可及性世界的定义, 世界  $w'$  是世界  $w$  在时间点  $t$  上的可及发展世界, 当且仅当在时间点  $t$ , 世界  $w$  和  $w'$  具有完全相同的发展历史 (亦请参阅 Thomason 1984)。以下面 (19) 的图表为例, 世界  $w_1$  到  $w_5$ , 他们的发展历史直到时间点  $t_1$  是完全相同的, 就时间  $t_1$  而言,  $t_1$  之前的世界是不会改变了,  $t_1$  以后则可能发展成多种不同的可能世界, 这些可能世界对  $t_1$  而言, 都具有相同的发展可能性, 称之为  $t_1$  的等级世界,  $w_2$ ,  $w_3$  和  $w_4$  则是  $t_2$  的等级可及世界。

(19)



等级世界的选择会随着时间而变少, 本来可能的会变成不可能, 因为已经成为确定的历史。

Condoravdi 认为要讨论历史上已经定值 (settled) 的事件在现在的不同可能性, 那么就必须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在那个过去的时间点上, 许多等级世界的选择都还是开放的。以例句 (17) 为例, 当完成体 'have' 的范域大于模态词 'might' 时, 模态基础的时间是过去的一个时点, 在那个时间点, 赢得游戏的世界还是等级世界的一员, 但我们知道在真实世界里, 在说话时间点, 赢得游戏的世界已经是个定值世界, 根本不可能改变了, 因此, 赢得游戏的可能性只能在真实世界以外的世界才可能成真。比方说, 假设图

(19) 中的  $t_2$  代表说话时间,  $w_2$  到  $w_4$  则是承袭自  $t_2$  以前所有历史的世界, 包含了没有赢得游戏比赛的历史, 因此赢得游戏就只可能在  $w_1$  和  $w_5$  才能实现。在这个分析底下, 把模态的时间推移到过去的效果就是让模态的量化范围变宽, 也就是, 藉由时间推移到过去来使得言谈背景 (common ground) 的世界比说话时刻的言谈背景世界的还多, 因此创造出两个具有梯级的言谈背景。使用较弱梯级的言谈背景语用上隐含了较强梯级的言谈背景不成立, 因此推论出 ‘might have’ 所修饰的命题在说话时刻的言谈背景里不成立 (亦请参阅下文以及 Rubio Vallejo (2015: 4) 的简介)。

## 2.2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也认为违实语义是一种 Grice 有关量的准则所做出来的推论。在这一点上, van linden & Verstraete 的看法近于 Condoravdi 的分析, 但所使用的量的准则并不一样。根据他们的看法, 不管是道义还是知识模态都表示事件的可能性 (potentiality of an event) 而不是真实性, 正是这个属性与过去时或是完整态的搭配, 推导出违实意义的。

语言的讯息传达会根据不同的词语而表达不同的讯息强度。根据 Grice 的言谈合作原则, 谈话时, 要尽可能地传达最多而且正确的信息 (Grice 1975: 45), 因此, 当说话者使用弱讯息的词语时, 通常也就暗示着强讯息不成立, 比方说 some 的强度弱于 all, 因此使用 some, 就暗示着不是 all。

- (19) a.  $\text{some} < \text{all}$   
 b.  $\text{some} \rightarrow \neg \text{all}$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认为模态的表达有类似的梯级含蕴。一般模态的梯级含蕴, 讨论到的都是模态的可能性 (存在量化) 或是必要性 (全称量化) 的不同量化程度, 但他们指出模态还有另一种梯级含蕴存在于模态结构和其相对应的非模态结构。根据 Ziegeler (2000: 32-34), 英语的模态结构 “would (have) q” 要比单独说 q 的确定性弱, “would (have) q” 又比 “if p, would (have) q” 强, 因此形成下面的梯级含蕴:

- (20) a.  $\text{if } p, \text{ would (have) } q < \text{would (have) } q < q$   
 b.  $\text{would (have) } q \rightarrow \neg q$

Van linden & Verstraete 认为 (20a) 中的梯级基础不是命题的量化力量, 而是可能性与确定性的对比。John is coming 这个命题表达的是确定性, 但是 John may come 或是 John must come 则是可能性命题, 因此模态结构与非模态结构之间具有如下的梯级含蕴:

- (21) a.  $\text{potential } p < p$   
 b.  $\text{potential } p \rightarrow \neg p$   
 c.  $\text{potential } \neg p < \neg p$   
 d.  $\text{potential } \neg p \rightarrow \neg(\neg p)$   
      $\rightarrow p$

然而模态梯级本身并不能保证命题反转含蕴, 只有和过去时合用才有此反转含蕴。请比较下面二句:

- (22) a. Jack should come to the party.  
     不含蕴  $\neg p$  ( ‘Jack is not coming to the party’ )

b. Jack should have come to the party.

含蕴  $\neg p$  ( ‘ Jack did not come to the party ’ )

原因是没有模态的过去事件一定是已经确定的, 而且确定性高于带有过去模态的命题, 因此根据 Grice 的量的准则, 使用过去模态命题, 就会暗示命题反转。但未来事件如 (22a) 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 因此没有类似的命题反转。

不过 Van linden & Verstraete 也特别指出并非未来事件一定就没有命题反转现象, 比如下面 (23) 的句子, 依旧有命题反转现象。

(23) John should have left tomorrow.

根据他们的看法, 上面例句的相对应非模态句, 其实不是 “ You will leave tomorrow ”, 而是表示行程未来 (pre-arranged future) 的 “ You were leaving tomorrow ”。 “ You were leaving ” 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命题。

Van linden & Verstraete 也指出表过去模态的规范句, 不管其包接子句的事件时间短语为何, 皆隐含命题反转, 如 (24)。

(24) a. You should have left yesterday.

b. You should have left right now.

c. You should have left tomorrow.

上面所讨论的 Condoravdi 及 Van linden & Verstraete 的理论虽然是针对英文的违实句所做的分析, 但对于分析中文 “应该 $\phi$ 的” 句型也有很大的启发性, 本文将结合这两种理论来分析 “应该 $\phi$ 的” 句型的违实义, 第六节会对此做详细讨论。

### 3. “的”的语法意义?

“的”是现代汉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虚词, 一个用法是出现在偏正结构用以链接修饰语与中心语名词, 另一个用法是出现在句末表示肯定或确认语气, 或是与 “是” 连用, 构成焦点结构, 和本文相关的是出现在句末的 “的”, 而不是偏正结构的 “的”。

有关 “的” 在反事实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可能的假设是这个 “的” 是个专用的违实标记, 违实义的来源就直接来自于 “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首先, 前文已经提及, “应该 $\phi$ 的” 句不仅可以有违实义, 也可以有非违实义, 如 “你功课这么好, 应该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 这个句子, 当模态时间在过去, 就可理解成违实句, 描写过去应该去美国读书却没有去, 但模态时间如果是在说话时间, 就被理解成非违实句, 鼓励听话者未来继续去美国读博士, 在这个解读下, 去美国读博士仍具有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如果 “的” 是个专用的违实标记, 此种多义现象就不容易解释。

第二个反对 “的” 是专用违实标记的理由是句尾 “的” 和模态词连用未必会得到违实义, 文献上有许多人, 包含 Chen (2015), 都指出 “他会爱你一辈子的” 这样的句子表确认语气, 而不是表违实义, 所以 “的” 不应该分析成一个特殊的违实专用标记。

这个结论也可从汉语其他的违实句型获得证实, 比方说, (25a) 和 (25b) 都是违实句, 可是都不能使用 “的”。

(25) a. 早知道我就跟你说了/\*的。

b. 他在\* (的) 就好了。

如果 “的” 不是专用的违实标记, 那么它究竟表达什么语法意义呢? 文献上有关 “的”

的看法还未达成共识，但有几个论述一再被提及。第一个看法认为句末“的”具有表达过去时或完成体的功能；第二个看法认为“的”具有强调或确认语气的功能；第三个看法认为“的”具有预设动词短语所指事件为已知讯息的功能。我们认为上述三种功能都是句末“的”语法意义的一部份，不过需要进一步修正部份主张。底下我们就仔细地来分析句末“的”的语法意义。

过去研究“的”的文献，有人将“的”当作表示过去时的时间助词或是过去完成体标记如宋玉柱 (1981)，吕必松 (1982)，史有为、马学良 (1982)，张谊生 (2000)，王光全 (2003)，Simpson & Wu (1999, 2002)等，但底下 (26) 中的句子反驳了“的”是个过去时标记的看法，因为这些例句都是现在时的意思。

- (26) a. 我(是)从不抽烟的。
- b. 他知道路的。
- c. 这工作(是)很适合你的。

这类现在时的例句，赵淑华 (1979)，吕必松(1982)，凌璧君(2008)，周荔 (2008) 都讨论过，此时的“的”被认为是表示确定的语气词而不是表过去时或完成体的助词。吕必松 (1982) 认为当“(是)...的”表示肯定和确信的语气时，去掉“(是)...的”不会改变句子的意思，也不会发生时的变化。Chen (2015: 61) 也利用了类似的句子像“我是相信你的”来反驳 Simpson & Wu (2002) 把“的”当过去时标记的说法。

吕必松(1982) 以及凌璧君(2008) 指出“的”会得到过去时几乎都是属于表强调的“是...的”句，针对动作的施事者、时间、地点、方式、对象，原因等加以强调，这类句式都是描写动态事件的句子，讨论过这类句式的学者非常多，我们只列举几个，如赵淑华 (1979)，Teng (1979)，Tang (1981, 1983)，Simpson & Wu (2002)，Lee (2005)，Paul & Whitman (2008)，周荔(2008) 等。

- (27) a. 她(是)早上来学校的。
- b. 我(是)在学校碰见她的。
- c. 我(是)走路来学校的。
- d. 我(是)跟李四借的。
- e. 我(是)吃饱了才来的。

和(27)中的例句相比较，现在时的“(是)...的”句式都属于静态句，如表习惯的(26a)，带有静态动词的(26b)或是静态形容词的(26c)。事实上，表未来的句子如“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也是现在时而不是将来时，因为助动词“会”所表达的模态时间是现在时，模态词底下动词短语所表达的事件才是将来时(请参阅 Lin (2003a, b, 2006))。

有关汉语的时间解释，Lin (2003a, 2003b, 2006, 2010) 以及 Erbaugh & Smith (2005) 指出汉语虽然没有语法化的时制标记，但表动态的事件默认上是过去时，表静态的状态默认上是现在时，静态状态包含习惯句、泛时句以及带有助动词如“要”、“会”等的句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句子的事态类型决定了“是...的”的事件时间，而不是“的”直接决定了过去时。Chen (2015) 引用 Lin (2003b, 2006) 的理论也指出了这一点。

虽然句末“的”不是个过去时标记，但这不表示它就没有时的意义，下面我将提出句

末“的”表示一个非未来的时段的主张，被“的”所修饰的命题则必须在那个非未来时段里为真。

上文提及，文献上把(27)中表过去时的句子视为强调施事者、时间、地点、方式、对象，或是原因，把(26)中表现在时的例子视为肯定或确定形容词短语或整个命题<sup>5</sup>。其实不管是强调施事者、时间、地点、方式、对象，原因或是整个命题，都是强调，肯定与确认，因此其中的“的”若能统一分析成同一个“的”，应该会比较理想的，至于过去或现在的区别，如上所述，是事态类型的区别造成的，动态事件会得到过去时，静态状态则是现在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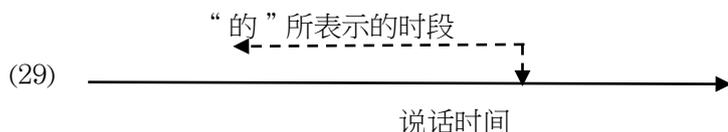
那么“句末”的“的”究竟有无时意义呢？若有，是什么样的时意义呢？

句末“的”的一个很重要观察是不能与表未来时间的副词或事件一起出现，这一点，有许多文献已经指出，如吕必松(1982: 22)，杉村博文(1999: 5)，Simpson & Wu (2002: 176)，Long (2007: 53)，Long & Xiao (2011: 314)，Xiao & Zhang (2012: 87)，Chen (2015: 68)等。请比较下面例句。

- (28) a. 我明天通知你。  
b. \*我明天通知你的。  
c. 我明天会通知你的。  
d. 我昨天通知你的。

(28b)和(28d)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表过去的时间副词可以和“的”一起出现，但表未来的时间副词则不行，需透过静态性助动词如“会”或“要”等才可以和句末“的”共现，如例句(28c)。为什么加进了“会”或“要”就可以让句子变好呢？前文已经提及，“会”或“要”是静态动词，其默认模态时间是现在，不是未来，模态之下动词所指称的事件时间才是在未来。根据这个观察，我们提出“的”只允许所修饰的句子指称过去或现在的情状，所以(28c)好，(28b)不好。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汤廷池(1981: 例(209))的句子“我们是准备明年结婚的”。这个句子之所以好是因为动词“准备”的出现，让句子变成了过去时或现在时。

上面的讨论暗示了“的”不仅具备焦点强调或肯定语气的功能，同时也传达了特定的时间意义，这个时间意义不是过去时，也不是现在时，而是一个包含了说话时点的非未来(non-future)时段，如(29)所示。这个非未来时段有点类似英文现在完成体所表达的延伸的现在(Extended Now)的概念(请参阅McCoard(1978)，Dowty(1979)，Vlach(1993)等)。



我们认为“的”的语义要求“的”所确定的那个事件或状态*P*必须在“的”所指称的那个非未来时段里面成立。所谓成立是什么意思，要看命题*P*是表达事件还是状态，如果*P*是动态事件，*P*成立的时间就落于那个非未来的时段里面，如果*P*是状态，那么*P*的成立

<sup>5</sup> 有关确定语气，请参看吕叔湘(1944)，Chao (1968)，汤廷池(1981)，李讷，安珊迪和张伯江(1998)，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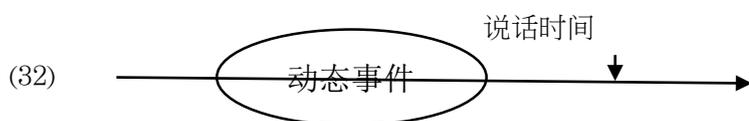
时间和那个非未来时段重迭。说的更精确一点，带“的”的句子，其语义可表达如下：

- (30)  $[[P \text{ 的}]]$  为真当且仅当有一时段  $t$ ， $t$  不在说话时间以后，而且  $P$ 所指称的事件或状态在时段  $t$ ，世界  $w$ 里为真，我们记为  $AT(t, w, 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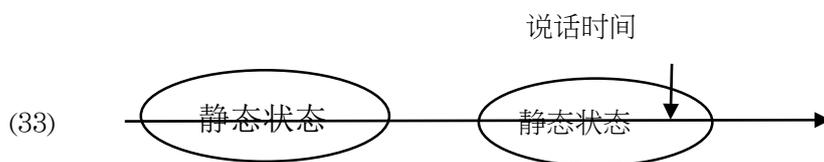
我们可以采用 Condoravdi (2002)的定义来理解  $AT(t, w, P)$ 。

- (31)  $AT(t, w, P) \begin{cases} = \exists e [P(w)(e) \ \& \ \tau(e, w) \subseteq t] & \text{如果 } P \text{ 是动态事件。} \\ \exists e [P(w)(e) \ \& \ \tau(e, w) \circ t] & \text{如果 } P \text{ 是静态状态。} \end{cases}$

在 (31) 里，符号“ $\tau$ ”代表一个时间长度函数，运用到事件或状态  $e$  上就会得到那个事件或状态的时间长度，所以“ $AT(t, w, P)$ ”的意思是说如果  $P$  在世界  $w$  里是个动态事件  $e$ ，那么  $e$  事件的时间长度被包含在  $t$  里。因为  $t$  的右边界是说话时间，这就意味着，那个动态事件必须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请注意，一个动态事件的时间长度不可能等于说话时间，因为说话时间是个时点，而事件的时间长度大于时点，因此当  $P$  是动态事件时，那个动态事件必然在说话时间之前，如图 (32) 所表示：



另一方面，如果  $P$  是静态状态，那么“ $AT(t, w, P)$ ”的意思是说，状态的时间必须和一个包含说话时间的非未来时间重迭，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了，也就是状态时间和说话时间重迭或是状态时间没和说话时间重迭，前者得到现在时的意思，后者得到过去时的意思，这两个可能性可图示如下：



跨语言的研究显示静态状态如“他很乖”和说话时间重迭是个默认义，但有时间副词或语境允准的情况下，则可表达过去状态，如“他以前很乖的”。

如果“的”表示肯定确认语气，为何被确认的事态会被限缩在非未来时段里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未来的事情只代表可能性，是否真的会实现，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过去与现在事态在历史上已经定值，不会再被改变了，因此可以肯定或确认，如果这样的看法正确的话，肯定确认语气和时间就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也难怪传统上“的”常常会被赋予过去时或是已然的意义。

我们对“的”的时意义的分析另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王光全(2003)在比对了“了”与“的”的功能后，提出“的”的功能是从“了”所承担的功能分化出来的，两者都具有表完成的功能。凌璧君(2008)则指出“了”和句末“的”都表达已然或现实事件，且对内部过程不做揭示，所以也是表达完整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和完整体标记是有相似之处，而我们(30)-(31)中对“的”的语意分析正确的捕捉了“的”和完整体的相似性，因为“的”的时意义要求动态事件被包含于非未来时段里(有关完整体的包含定义，请参阅 Lin (2003b, 2006)。

第二点要指出的是“的”和英文现在完成体的相似性。英文有关现在完成体“have V-

en”的研究，如Portner (2003)，指出现在完成体和动态事件合用，其事件必然发生在过去，如例句 (34a)，但若和静态状态合用，则静态状态可以是过去状态或是和说话时间重迭，如例句 (34b)。

- (34) a. Mary has read Middlemarch.  
b. Mary has been upset (lately).  
(Portner 2003: 481)

句末“的”和英文现在完成体在这方面的相似性或可进一步支持我们将“的”分析成引出非未来时段，就如同英文的现在完成体引出延伸的现在一样。这个相似性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也就是中文简单谓语句中使用“的”来对应英文简单谓语句的完成体标记“have”或许不是偶然现象。

另外一个句末“的”常被讨论的语法功能是来自于和“了”的对比。杉村博文(1999)是第一个提出信息焦点指定型的“V的0”或“V0的”是“V了0”的承指形式(anaphoric form)，所以“V的0”或“V0的”里V和0都不能是第一次出现的、无定的信息，如例句 (35)。<sup>6</sup>

- (35) 老张买了一辆新车，……噢，对，他是去年年底买的车(\*一辆新车)。  
(杉村博文 1999: 3)

袁毓林(2003)修改了杉村博文的说法，认为“...V的(0)”一类表达是以“...V了(0)”一类形式的命题作为预设的，木村英树(2003)，王光全(2003)也有相近的看法。王光全(2003: 21)举了(36)的对话来支持他的看法，(36B)-(36D)只能使用“的”，不能使用“了”。<sup>7</sup>

- (36) A: 李强回来了。 B: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C: 他昨天回来的。 D: 不对，是前天回来的。

根据王光全的看法，A是BCD的预设，“的”句的功能就是针对那些没有反应出来的语意范畴进行调查和确认。

杉村博文，袁毓林，和王光全的看法在凌璧君(2008: 116)所提供的下面对话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 (37) A: 你昨天作什么了?  
B: 我昨天去北京了。  
B': \*我昨天去北京的。

在(37)的对话里，“去北京了”是用来回答“作什么”，因此是充当句子的焦点新信息，

<sup>6</sup> 杉村博文另外指出事件原因解说型“是...的”就没有承指的要求，也可以是新信息，比方说下面例句：

- (i) 餐车里人多，几来挤去，我们稀哩糊涂吃完，撒了出来。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在车窗上，是西红柿，看来是前边谁把剩饭扔出来被风刮回来的。 (杉村博文 1999: 1)

这类例句其实仍可视作“的”有预设，也就是画线的部分，完整地理解应该是：看来是前边谁把剩饭扔出来被风刮回来(才造成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在车窗上)的。此时，表结果的有东西打在车窗上就是已知的讯息，而表原因的部分是焦点。所以原因解释型的“的”其实可以和焦典型的“的”统合起来。

<sup>7</sup> Chen (2015: 66)引用Liu (2013: 6)，也举出类似的观察，将前文带“了”的肯定句的真值视为说话者的预设，并扩大这个预设来说明“模态词+的”的语意，但笔者对于她的解释无法真正了解。

相较之下，“去北京的”不能使用，因为“的”要求“去北京”是个旧讯息。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同意“的”具有上述学者所说的预设，但这个预设，不必然是个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所预设的是动词所指是个语境的旧讯息，但旧讯息未必就不能当作答句用，比方说下面对话里，经由A的提问后，“吃牛肉”的所指变成旧讯息，但依旧可成为答句的一部分。

(38) A: 你吃不吃牛肉?我们去吃牛肉面, 好吗?

B: 真对不起, 我从不吃牛肉的, 但我可以吃猪肉。

B的答句里, 否定才是焦点, “吃牛肉”在A的提问下已成旧讯息, 因为有新旧的对比, 所以符合“的”的预设条件。

总而言之, 句末“的”的语法意义至少包含了三部分: (A) “的”引介出一个非未来时段, (B) “的”确认它所修饰的命题在他所引介出的非未来时段里为真, (C) “的”预设动词(短语)所指为语境中的旧讯息。

#### 4. 模态语义学与“应该”的语义

要了解“应该 $\phi$ 的”句的意思是如何运作之前, 我们也需要先了解模态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意思, 所以底下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模态语义学。

“应该”是一个模态词, 模态词通常会有一词多义的现象, 最常被讨论的两种模态意义, 一为知识模态 (epistemic modality), 一为道义模态 (deontic modality), 所谓知识模态是根据说话者所具有的知识或证据, 来对一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真实性所表达的态度, 而道义模态则是根据法规、义务或规定等来对命题做判断。

模态词具有量化力量, 有些模态词牵涉存在量化, 有些则是全称量化。传统逻辑的模态分析认为模态词的量化对象是可能世界, 所以像 (39a) 和 (40a) 两句话的意思可以表达如下:

(39) a. 张三可能来。

b.  $\exists w' [R(w_0, w') \wedge \text{Zhangsan comes in } w']$

(40) a. 张三必须来。

b.  $\forall w' [R(w_0, w') \rightarrow \text{Zhangsan comes in } w']$

(39b) 和 (40b) 中的  $R$  代表可能世界中的可及性关系, 所谓可及性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以某个参考世界  $w_0$  为基准, 和那个参考世界兼容 (compatible) 的世界就是可及性世界, 参考世界通常是真实世界, 所以  $R(w_0, w')$  的意思就是和真实世界  $w_0$  兼容的可能世界  $w'$ 。兼容的判断可以是知识性的, 也可以是道义性的, 要看个别模态词来决定。(39) 中的“可能”是个知识模态, 所以 (39b) 表达了下面的意思: 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  $w'$ ,  $w'$  和真实世界  $w_0$  的知识或是证据兼容, 而且张三来这个事件在  $w'$  里为真。(40b) 则表示: 在所有和真实世界所规范的事情都兼容的可能世界  $w'$  里, 张三来所指称的事件在  $w'$  里为真。

现今语言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模态语义学理论就是架构在上面所介绍的模态逻辑语义学上, 以 Kratzer (1977, 1981, 1991) 的理论最为通行。根据她的看法, 同一个模态词所表达的不同模态意义是因为语境对量化对象做出限制的结果, 她认为模态的语义解释和言谈背景有极大关系, 所谓言谈背景, 就是像 “In view of what is known, he must be at home” 或是像 “In view of what the law provides, he must be fined” 中的 “in

view of”短语。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为真的命题的集合，这些事实会根据说话者所处的不同世界而有所变动，因此Kratzer把言谈背景视为一个函数  $f$ ，这个函数运用到一个可能世界  $w$ ，其结果就是说话者在世界  $w$  里的所有知道的事实集合，也就是  $f(w) = \{p_1, p_2, \dots\}$ ，所有  $p_1, p_2$  等命题都同时为真的世界就用  $\cap f(w)$  表示。Kratzer 更进一步主张模态词的语义解释由两种言谈背景所决定，一为模态基础 (modal base, 简称 MB)，另一为理想排序 (ordering source)。模态基础就是由  $\cap f(w)$  所决定的世界的集合，是模态的可及世界。而理想排序则是另一个函数  $g$  将可及世界里的世界根据证据，规范，目的，欲望等加以排序，符合越多规范，目的或是欲望的世界，其排序就越高，从这个排序里，我们得出最好的理想世界，模态词的量化对象就是最符合证据，规范，目的，欲望等的可及最佳世界。用 Portner (2009: 67) 的符号，可及性关系表示如下： $R_{f,g}(w, w')$  iff  $w' \in \text{Best}(f(w), g(w))$ ，意思是说根据  $f, g$  两个言谈背景所决定的可及性关系，如果  $w'$  是由  $f(w)$  以及  $g(w)$  所决定的最佳世界，那么  $w'$  是  $w$  的可及世界。

模态基础的决定其实不仅是相对于世界，也相对于时间，也就是，可及性世界，严格说起来，是世界  $w$  在某个时间点  $t$  的可及世界。因为可及世界是由  $f$  和  $g$  这两个代表言谈背景的函数决定， $f$  和  $g$  因此都有时间参数，底下我将用  $\langle w, t \rangle$  来表示在时间点  $t$  时的世界  $w$ ， $R_{f\langle w, t \rangle, g\langle w, t \rangle}(\langle w, t \rangle, w')$  则表示  $w'$  是  $\langle w, t \rangle$  根据  $f_{\langle w, t \rangle}$  及  $g_{\langle w, t \rangle}$  时的可及最佳世界，也就是  $R_{f\langle w, t \rangle, g\langle w, t \rangle}(\langle w, t \rangle, w')$  iff  $w' \in \text{Best}(f(w, t), g(w, t))$ 。

## 5. “应该的”的句法

有关知识模态与道义模态的句法位置，Cinque (1999) 在他所提的“Universal Base Hypothesis”，将知识模态的位置置于道义范模态之上，而且是在时制节点之上，道义模态则在时制节点之下，如 (41)：

- (41) Mood Evaluative > Mood Evidentials > Mod Epistemic > Tense (Past) > Tense (Future) > Mood Irrealis > Deontic > Alethic necessity > Alethic Possibility > Root volition > Root obligation > Root ability/permission > ASP habitual > ASP perfect > ASP completive

换句话说，道义模态会受时制影响，知识模态则不会，这个观点被许多语言学家接受，并利用结构树的高低位置来解释许多和知识模态以及道义或是根模态的差异，比方说 Picallo (1990), Brennan (1993), Butler (2003), Hacquard (2006, 2009), Barbiers (2006) 以及许多其他人等。

汉语方面，Thuong (2010), Chen (2012), Lee (2014), Tsai (to appear) 等也都主张知识模态在比较高的位置，道义模态在比较低的位置。请注意道义模态的动词短语所指称的事件绝不可以道义模态时间之前，因为对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是无法再要求那个事件要按照法规或规范来做。人们只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来要求应该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表过去的时态助词不会出现在道义模态句的原因，如下面例句绝对无法理解成道义模态，只能理解成知识模态。

- (42) 她应该去了/过北京。

如果这样一个看法正确的话，那表示“应该 $\phi$ 的”当作道义模态解释时，“的”不是直接以“ $\phi$ ”当其补语，因为“ $\phi$ 的”会指称一个过去事件，而这是不被道义模态所允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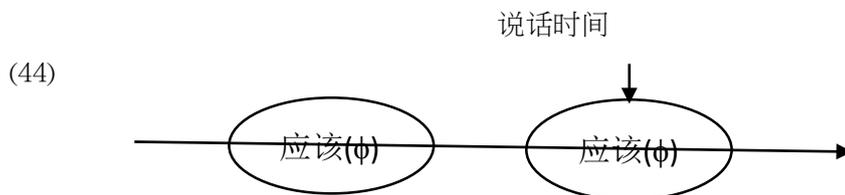
如果“的”不是和“ $\phi$ ”形成一个短语，那么它应该就是出现在主要子句的句末位置，范域高于模态助动词“应该”，换句话说“应该”先和“ $\phi$ ”组合，形成“应该 $\phi$ ”，然后再和“的”组合。<sup>8</sup>下面焦点系词“是”的位置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是”只能出现在“应该”的前面而不是后面，而且语意的焦点落在模态上。请看下面的对比：<sup>9</sup>

- (43) a. \*你应该是通知她的，(可是你却没通知)。<sup>10</sup>  
 b. 你是应该通知她的，(可是你却没通知)。

## 6. “应该 $\phi$ 的”句的道义模态义

### 6.1 “应该 $\phi$ 的”句的模态时间以及预设

依据我们对“的”的分析，“应该 $\phi$ ”必须在“的”所指称的非未来时段里成立，这也就意味着，“的”的时间意义会影响道义模态词的“模态时间”。那么“应该 $\phi$ ”究竟要在非未来时段里的哪个时间点里为真呢？因为“应该”是个静态动词，所以“应该 $\phi$ ”整体指称一个静态模态命题。既然是静态命题，按(31)的规则，这个命题要为真就必须和“的”所指称的非未来时段重迭。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应该 $\phi$ ”的模态时间和说话时间重迭，另一可能性是模态时间没和说话时间重迭，这两个可能性图示如下：



这就预测了“应该 $\phi$ 的”句会有两种不同的意思，这个预测是正确的。

在引言里，我们指出像“你功课这么好，应该去读博士班的”这样的例句是个多义句，既可表示根据说话时间当下的模态言谈背景，说话者确信听话者未来去读博士班才是最理想的世界，也可表示违实义，确认去读博士班和真实世界相反。第一个语义就是模态时间与说话时间重迭时的语义，因为读博士班是个动态事件，所以事件时间在模态时间之后，此时不加“的”，句子也通，加上“的”则是更加确认读博士班才是最理想的世界。第二个语义则是模态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事件时间也是在过去，此时得到违实义，如何得到违实义的具体分析，我们后文详述，基本上我们将利用 Van linden & Verstraete 的梯级含蕴推论方式以及“的”的肯定确认语气来推论“应该 $\phi$ 的”违实义。

“的”除了表示非未来的时段以及肯定确认外，根据之前的讨论，“的”还预设了动词(短语)所表达的内容为已知讯息，这个默认在“应该 $\phi$ 的”违实义里也很容易感知，请看下面的对话：

<sup>8</sup> Chen (2015: 76, 89)也是认为“的”的范域高于道义性“应该”。

<sup>9</sup> 相较于道义模态，“是”出现在知识模态的范域内，而不是范域外。

- (i) a. 她应该是看过那部电影的。  
 b. \*她是应该看过那部电影的。  
 c. 她应该是会看那部电影的。  
 d. \*她是应该会看那部电影的。

<sup>10</sup> “你应该是通知她的”这个句子当知识情态解释的话，句子是合法的。(43a)的不合法指的是道义模态的“应该”。

(45) A: 你昨天去参加考试了吗?

B: 没有, 现在很后悔没去参加考试。

A: 是啊, 我也觉得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

在上面这个对话里, 很清楚地, 参加考试这件事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共同背景知识, 这个地方请注意, 去参加考试不是个已经实现的事件, 而是一个言谈背景中的已知讯息而已, 所以已经实现的事件和被引入言谈背景里的事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的”只是预设动词短语所指在言谈背景中已经熟习而且是个要讨论的东西, 而不是预设所指事件已经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的”可以使用在违实句里的原因, 动词短语表达的是已知的讯息, 模态才是命题的焦点。

## 6.2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应该 $\phi$ 的”句

接着, 我们来分析“应该 $\phi$ 的”句的违实义具体上是如何获得的。我们就以 (45) 为例。根据 (45) 的对话, 上下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的模态时间是在说话之前的过去而不是在说话时间点, 所以“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就表示有一个过去的时间点, 在那个时间点上, “你去参加考试”还是一个开放事件, 并且根据那个时间点的目标、欲望或是规范, 所有符合那些目标、欲望或是规范的最佳可及世界都是你去参加考试的世界, 但是那些世界必须不包含真实世界, (45)才可能是违实义。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何谓真实世界不能是你去参加考试的世界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何谓“应该 $\phi$ 的”的违实义不能取消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 我们将采取在 2.2 节 Van linden & Verstraete 的梯级含蕴推论方式来分析, 第二个问题则利用“的”的肯定确认功能来解释。

首先, 我们已经知道“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可以表达一个过去模态命题, 既然是在讲过去的事情, 那么这个过去模态命题的事件可能性强度和同样表达过去事件的“你去参加了考试”相比较, 显然是个较弱的命题, 因为后者直接断言“你去参加了考试”这个事件的真值, 而前者由于模态词的使用, 只表示你去参加考试的可能性, 根据 Grice 的合作原则, 说话者既然没有使用较强的命题来传达讯息, 那就表示那个强命题不成立, 从这里, 听话者就推论出在真实世界你没有参加考试这样一个含蕴。

请注意, 利用梯级含蕴所做的语用推论, 不只适用于“应该”, 也适用于其他助动词, 如“可以”。比方说, Chen (2015) 观察到“你可以救他的”这样的句子也有过去违实义。这句话有违实义是因为当“可以”表达一个过去的可能性时, 这个过去可能命题显然比直接断言“你救了他”这个命题的真实性强度弱, 所以我们推论出你没有救他的含蕴义。当然, “可以”的模态时间也可以是在说话时间, 此时就没有违实义, 而是表示救的动作发生在说话时间以后, 这个情形和“应该”这个模态词是一样的。此外, 我们请读者也特别注意, 模态词“应该”涉及全称量化, 但“可以”则涉及存在量化, 这表示违实义和模态词的量化力量无关。

然而语用原则所触发的含蕴通常是可以取消的, 但是我们在引言里指出, Chen (2015) 观察到“应该 $\phi$ 的”的违实义是不可取消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是“的”的肯定确认功能所造成的。如前所述, 当“的”与一个命题结合后, 如“他连络我的”, “的”不仅建立了一个非未来的时间框架, 要求“他连络我”这个命题要在那个非

未来的时间框架里成立，同时说话者确认“他联络了我”这个过去事件是真的。

现在我们大胆的假设“的”的确认肯定功能，不仅确认其辖域底下的命题为真，同时也确认其辖域底下那个命题所引起的含蕴为真，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应该 $\phi$ 的”的违实义为何不可取消，我们把“的”的这个功能称为广义的确认肯定。

(46) “的”的广义确认

“的”确认其辖域底下的命题以及由那个命题所引发的含蕴为真。

再以 (45) 中的“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为例。这句话的意思，除了预设，主要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 (47a)，代表整句话的真假值条件，也就是断言，另一部分是 (47b)，代表那句话的梯级含蕴，“的”的广义确认不仅确认断言为真，也确认含蕴为真，因此确认 (47a) 和 (47b)。

(47) a. 真假值条件

$$\begin{aligned} & \llbracket \text{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 \rrbracket^{n, t, f, g} = 1 \\ & \text{iff } \exists t' [t' < t \wedge \forall w' [R_{f \langle w, t' \rangle, g \langle w, t' \rangle}(\langle w, t' \rangle, w') \rightarrow \llbracket \text{你去参加考试} \rrbracket^{w'} \\ & = 1. \end{aligned}$$

(命题“你应该去参加考试的”为真当且仅当有一个过去时间点  $t'$ ， $t'$  在说话时间点  $t$  之前，所有在世界  $w$ ，时间  $t'$  (也就是， $\langle w, t' \rangle$ ) 的最佳可及世界  $w'$ ，你去参加考试在  $w'$  为真。)

b. 梯级含蕴

过去时的“你应该参加比赛”比过去时的“你参加了比赛”真值讯息为弱，因此推论真实世界你没有参加考试。

c. “的”确认肯定其辖域下的断言和含蕴，因此确认下面两项。

(i) 确认有一个在说话时间之前的时间点  $t'$ ，在那个时间点的所有可及最佳世界  $w'$ ，“你参加考试”在  $w'$  里为真。

(ii) 确认梯级含蕴你没有参加考试为真，因此确认在真实世界你没有去参加考试。

因为梯级含蕴被说话者透过“的”的使用确认为真，因此违实义无法被取消。

我们在此特别强调一下 (47) 中的过去时间点  $t'$  是由“的”所指称的非未来时段所允准的。“的”不仅提供了情态基础 (函数  $f$ ) 的时间参数，也提供了理想排序 (函数  $g$ ) 时间参数。在 (47) 里，这两个参数时间是一致的，但是  $f$  和  $g$  的时间参数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有可能是不一致的，比方说  $f$  的时间参数是过去时间，但  $g$  的时间参数却是说话时间。我们发现 Portner 所讨论的下面例句正可用来支持  $f$ ， $g$  的时间参数可以是不一样的看法。

Portner 发现 Condoravdi 利用过去的模态时间来解释违实义似乎无法完全解释下面两个英文例子的违实用法 (类似论点，亦请参阅 Arregui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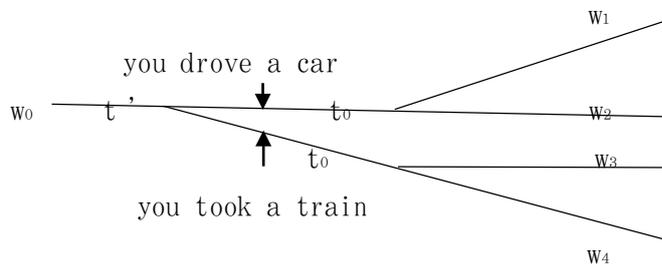
(48) At the time Jane wanted to enjoy some time alone in the car, so she decided to drive to her friend's house. But once she got there, she had so much fun that she wished she had taken the train so she could have arrived sooner. So, s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train.

(49) Jane drove her own car to her friend's house, but on her way the road was washed out by a storm, and she was late. So, s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train.

(48) 和 (49) 两个例子清楚地显示过去模态时间以后所发生的不在预期里的事情也会允准违实义, 因此 Portner 认为要正确地分析 (48) 和 (49), 不仅是把模态时间挪到更早的一个过去时间点而已, 言谈背景也要纳入考虑才行。在此想法下, (48) 和 (49) 的意思分别是: In view of her goals at the (present) time, s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train then 以及 In view of the facts at the (present) time, s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train then。换句话说, 模态时间是过去时, 但是言谈背景却可以是模态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或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欲望, 目标等。

普通话的句子“她应该坐火车的”在相同的语境下, 和英文的“s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train”有相同的语义解释。我们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解释 (48) 和 (49) 这类型的句子以及相对应的中文句子。也就是, “的”允许  $f$  和  $g$  从非未来时段里取一时间点来当时间参数, 以 (48) 为例。设若  $f$  的时间参数是一个过去时点  $t'$ , 在这个时间点  $t'$  上, 坐火车还是一个开放的可能性, 所以  $f(w, t')$  所决定的可及世界都是坐火车还是可能的世界, 这些世界当然也允许开车。另外, 假设  $g$  的时间参数是说话时间  $t_0$ , 那么  $g(w, t_0)$ , 就把  $f(w, t')$  所决定的世界按照模态词的主语在  $t_0$  的欲望或目标加以排序, 得出最佳可及世界, 这些世界就是模态词“应该”所量化的对象。我们可以用图像表示如下:

(50)



$$f(w_0, t') = \{w_1, w_2, w_3, w_4\}$$

$$g(w_0, t_0) = \{w_3, w_4\}$$

$$R_{f\langle w_0, t' \rangle, g\langle w_0, t_0 \rangle}(\langle w_0, t' \rangle, w') = 1 \text{ iff } w' \in \{w_3, w_4\}$$

上图表示  $\langle w_0, t' \rangle$  的可及世界是  $\{w_1, w_2, w_3, w_4\}$ , 这些世界都是和说话者所知道的世界兼容的世界, 由函数  $f$  所决定, 这些世界构成量化的情态基础, 这些世界会再根据模态的主语在某个时间点的欲望、目标、目的等来加以排序, 比方说在例句 (48),  $t'$  时间点的欲望是希望能享受自己开车的悠闲时光, 所以  $w_1$  和  $w_2$  就比  $w_3$  和  $w_4$  的世界理想, 但是到了  $t_0$  这个时间点, 模态主语的欲望或目标改变了, 她觉得跟朋友在一起更好玩, 所以根据此时的欲望或目标来排序,  $w_3$  和  $w_4$  就比  $w_1$  和  $w_2$  理想。换句话说, 理想排序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性的, 有可能随着时间做不同的变动。以我们的例子而言, 这个动态时间的选择就是在“的”所设定的非未来时段框架里面选择。至于“你应该坐火车的”这个句子的违实义推论, 跟例句 (45) 差别不大, 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在进入讨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语义之前, 我要指出上面的分析虽然采纳了 Condoravdi

模态前移的观点来分析违实句的时间解释，但我们的分析却避掉了她的分析的一些弱点。

Portner 指出 Condoravdi 得到违实义的语用分析或许可用在具存在量化的模态词上如 ‘might’，但不可用在具全称量化的模态词上如 ‘should’ 上面。我们的分析没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在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的架构下，不管是用存在量化的 ‘可以’ 还是全称量化的 ‘should’，当模态被理解成过去模态时，其命题为真的可能性都弱于直接断言命题过去为真，因此 ‘可以’ 和 ‘应该’ 同样会得到命题不为真的含蕴。

我们分析的第二个优势是透过情态基础和动态的理想排序两个言谈背景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同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地解释为什么模态时间之后所产生的欲望，目标，或所发生的事等可以允准违实句的使用，在这点上，我们的分析比 Condoravdi 的原始仅利用单一的模态时间前移的分析更具弹性，也进一步支持 Kratzer 的双言谈背景的分析方式。

### 6.3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应该 $\phi$ 的”句

如前所述，“应该 $\phi$ 的”句也可能会有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意思，如果“ $\phi$ ”是个静态状态，之所以会有这个意思是因为静态状态的时间会和模态时间重迭，而模态时间又和“的”的非未来时段重迭所致。

我们以“你应该住在北京的”为例。住在北京的时间和“应该”的模态时间重迭，而后者又可和“的”所指称的非未来时段的右边界（也就是说话时间）重迭，因此整个命题表达了下面的意思，所有和说话时间点的目标兼容的最佳可及世界，都是你住在北京的世界。然而说话者如果知道你现在住在北京，那么就应该直接说你住在北京，因为这是讯息传达最为准确的命题，而不会使用真值可能性较弱的模态命题，既然用了较弱的模态命题，就含蕴了你现在没住在北京，“的”的确认义则进一步的确认你现在不住在北京的含蕴为真。详细的语义推论和(47)雷同，我们就不再重复。

### 6.4 与未来事实相反的“应该 $\phi$ 的”句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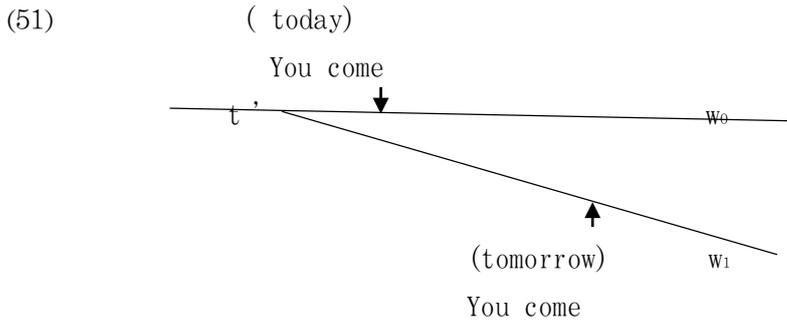
在第二节，我们指出“应该 $\phi$ 的”句也有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解释，如之前讨论的例句(9)和(11)：

(9) 你应该明天来的，怎么今天就来了呢？

(11) 好吧，我明天就带弟弟去，虽然我应该写报告的。

上面的例句，“应该 $\phi$ 的”句里的主要动词的动作时间是在说话时间以后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事件似乎是不会实现的事件。

如果我们观察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应该 $\phi$ 的”句，似乎都有很强的上下文语境让听话者知道“ $\phi$ ”所指称的未来事件不可能为真，这些语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应该”的主语在说话时间点以前，做了一个选择，是那一个选择让“ $\phi$ ”所指称的未来事件无法为真。比方说，在例句(9)，那个选择是，你今天来了而不是明天来，例句(11)是我答应妈妈带弟弟去。这个观察让我们同意 Condoravdi (2002) 以及 Ippolito (2013) 的观点。他们认为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模态时间必须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你做选择之前的时间点，在那个时间点上，“ $\phi$ ”仍然是可能的。以(9)为例，下图中的分叉点就是“应该”的模态时间点，在那个时间点，你明天来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但你选择了今天来 ( $w_0$ )，而不是明天来 ( $w_1$ )。



在上图那个分叉时间点上，我们可以比较两个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强度，一个命题是“你应该明天来”，另一命题是已经确定的行程未来“你（安排/决定）明天来”<sup>11</sup>，表行程确定的“你（安排决定）明天来”的事件确定性显然比“你应该明天来”的事件确定性高，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我们采纳了 Van linden & Verstraete (2008) 的观点。

如果上面的提议正确的话，例句 (9) 可以分析如下：

(52) a. 真假质条件

[[你应该明天来的]]<sup>w, t0, f, g</sup> = 1 iff  
 $\exists t' [t' < t_0 \wedge \forall w' [Rf_{\langle w, t' \rangle, \langle w, t' \rangle}(\langle w, t' \rangle, w') \rightarrow \llbracket \text{你明天来} \rrbracket^{w'} = 1]]$   
 (命题“你应该明天来的”为真当且仅当有一时间点  $t'$  在说话时间点  $t_0$  之前，所有在  $\langle w, t' \rangle$  的可及最佳世界  $w'$ ，你明天来在  $w'$  为真。

b. 梯级含蕴

过去模态命题“你应该明天来”事件为真的可能性比表过去的行程未来“你安排了明天来”为弱，因此推论你明天不会来。

c. “的”的使用确认肯定其辖域下的断言和含蕴，因此确认下面两项：

(i) 确认有一个在说话时间之前的时间点  $t'$ ，在那个时间点的所有可及最佳世界  $w'$ ，你明天来在  $w'$  为真。

(ii) 确认梯级含蕴你没有安排明天来为真，因此确信‘你明天不会来’。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下即使说话者可以在说话当下确认你没有安排明天来，因此得到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含蕴义，然而毕竟未来还没到来，到了明天你可能突然改变了心意，决定明天要来，此时我们的分析是否有受影响呢？我们认为不受影响，因为说话者所确认的是说话当下你没有安排明天来，而不是确认你明天会做什么其他选择或安排。

## 7. 结语

“应该 $\phi$ 的”句一直以来都不是汉语研究的主要议题，但 Chen (2015) 对于此句式的研究让我们发现了许多模态词和句末“的”的有趣互动，特别是“应该 $\phi$ 的”句的语意解释。本文在 Chen (2015) 的观察基础上，讨论了道义模态命题“应该 $\phi$ 的”句违实义及非违实义的产生方式。“应该 $\phi$ 的”句违实义的最重要关键是“的”这个虚词。在句法上，“的”以“应该 $\phi$ ”当作它的补语，因此“的”的范域在“应该”之上。在语义上，“的”指称一个非未来的时段，要求被其修饰的命题要在那个非未来时段里成立。除了时间意义外，“的”也肩负一个特殊的确定肯定功能，也就是“的”必须确认其辖域底下的断言和含蕴

<sup>11</sup> 我们用“你决定明天来”来表示计划性的未来，等同于英文的“You were coming tomorrow”。

为真。“的”的这些语义要求，加上（表过去或现在）的模态命题“应该 $\phi$ ”的事件真实性强度弱于直接断言一个过去或是现在的事件“ $\phi$ ”，Grice的语用推论因此推导出“ $\phi$ ”不为真，又因为“的”的广义确认肯定功能确认了这个含蕴为真，所以“应该 $\phi$ 的”的违实义无法被取消。本文详细解说了上面这个分析如何运用到与过去事实相反，与现在事实相反以及与未来可能性相反的情形。

### 参考文献

- 陈国华 1988 《英汉假设条件句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73期。
- 蒋严 2000 《汉语条件句的违实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第1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凌璧君 2008 《句尾“的”的句法语用分析》，《语文学刊》第9期。
- 李讷，安珊笛，张柏江 1988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中国语文》第2期。
- 龙海平 2007 《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多角度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隆海平、肖小平 2011 《我是昨天买的票”句式及其相关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吕必松 1982 《关于“是...的”结构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四期。
- 吕叔湘 1994 《中国语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木村英树 2003 《“的”字句的句式语义及“的”字的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4期。
- 邵京 1988 《语言差别与思维差异—英汉反事实假设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杉村博文 1999 《“的”字结构、承指与分类》，载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有为、马学良 1982 《“说“哪儿上的”及其“的”》，《语言研究》第1期。
- 宋玉柱 1981 《关于时间助词“的”和“来着”》，《中国语文》第4期。
- 肖小平、张芸芸 2012 《“是...的”类句式已然义的层次性分析—以“S(是)AV(O)句式为例》，《华海工学院学报》第6期。
- 汤廷池 1981 国语分裂句、分裂变句、准分裂句的结构与限制之研究，《师大学报》第二十五集。
- 王光全 2003 过去完成体标记“的”在对话体中的使用条件，《语言研究》第4期。
- 袁毓林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中国语文》第1期。
- 余足云 2003 《“是...的”句式的比较与系统分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张谊生 2000 《略论时制助词“来着”—兼论“来<sup>1</sup>”与“的<sup>2</sup>”以及“来着<sup>2</sup>”的区别》，《大理师专学报》第4期。
- 赵淑华 1979 《关于“是...的”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周荔 2008 关于 《“是...的”的意义及用法》，《语文学刊》第5期。
- Anderson, Alan 1951 A note on subjunctive and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Analyses* 12:35–38.
- Arregui, Ana 2008 On the role of past-tense in resolving similarity in counterfactuals. In Atle Grønn (ed.)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12, 17–31.
- Arregui, Ana 2009 On similarity in counterfactual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32: 245–278.
- Arregui, Ana 2010 Detaching *if*-clause from *should*,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Vol. 18: 241-193.
- Au, T. F 1983 Chinese and English counterfactual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revisited, *Cognition*, Vol. 15: 155–187.
- Barbiers, Sjef 2006 The syntax of modal auxiliaries. In Martin Everaert &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1*. Oxford: Blackwell.
- Bloom, A. H 1981 *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 A study i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think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rennan, V 1993 Root and epistemic modal auxiliary verbs. Amherst, MA: GLSA.
- Butler, Jonny 2003 A minimalist treatment of modality. *Lingua*, Vol. 113: 967-996.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mla, E 2008 An epistemic step for anti-presuppositions. *Journal of Semantics*, Vol. 25: 141-173.
- Chen, Pei-yi 2015 *What do counterfactuals do in language?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Unpublished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Chen, Shiwei 2012 The interaction of modals and temporal marking in Mandarin Chinese. In Nobu Goto, Koichi Otaki, Atsushi Sato, & Kensuke Takita (eds.), *Proceedings of GLOW in Asia IX 2012*, The Poster Se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faculty.human.mie-u.ac.jp/~glow\\_mie/glow\\_IX\\_index.html](http://faculty.human.mie-u.ac.jp/~glow_mie/glow_IX_index.html).
- Cheng, Lisa L.-S 2008 Deconstructing the *shi...de* constru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Vol. 25: 235–266.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 1986 Conditionals: A typology. *On Conditionals*. In Traugott et al (eds.), 77–99.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 Condoravdi, Cleo 2002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of modals: Modals for the present

- and for the past. In David Beaver, Luis Casillas, Brady Clark & Stefan Kaufmann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59-87. Stanford:CSLI Publications.
- Dahl, östen 1997 The relation between past time reference and counterfactuality: a new look. In Angeliki Athanasiadou & René Dirven (eds.), *On Conditionals Again*, 97–11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Dowty, 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Dordrecht: Reidel.
- Erbaugh, Mary & Carlota S. Smith 2005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3: 713–756.
- Feng, G. & Yi Li 2006 *What if Chinese had linguistic markers for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Language and thought revisited*. Conference paper of the 28<sup>th</sup>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July 26-29, 2006. Vancouver, Canada.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cquard, Valentine 2006 *Aspects of modality*. Cambridge,MA: MIT PhD dissertation.
- Hacquard, Valentine 2009 On the interaction of aspect and modal auxiliari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32: 279-315.
- Iatridou, Sabin 2000 The grammatical ingredients of counterfactuality. *Linguistic Inquiry*, Vol. 31:231–270.
- Ippolito, Michela 2003 Presuppositions and implicatures in counterfactual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Vol. 11:145–186.
- Ippolito, Michela 2013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a linguistic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Karttunen, Lauri & Stanley Peters 1977 Requiem for presupposition.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Vol. 3:360 – 371.
- Kratzer, Angelika 1977 What *must* and *can* must and can mea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1: 337–355.
- Kratzer, Angelika 1981 The notional category of modality. In H.-J. Eikmeyer & H. Rieser (eds.), *Words, Worlds, and Contexts. New Approaches in Word Semantics*, 38-7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ratzer, Angelika. 1991 Modality. In Arnim von Stechow & Dieter Wunderlich, *Semantik: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zeitgenössischer Forschung*, 639-65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koff, George 1970 Linguistics and natural logic. *Syntheses* Vol. 22:151–271.
- Lee, Hui-chi 2005 On *de* in *shi...de*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Vol.1: 131-160.
- Lee, Hui-chi 2014 The modal system in Haina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Vol. 15: 825-857.
- Lewis, David 1970 Counterfactu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0:1865–1895.
- Lin, Jo-wang 2003a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of tenses and temporal reference of Chinese bare sentences. *Lingua*, Vol. 113:271-302.
- Lin, Jo-wang 2003b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 12:259–311.
- Lin, Jo-wang 2006 Time in a language without tense: the case of Chinese. *Journal of Semantics*, Vol. 23:1–53.
- Lin, Jo-wang 2010 A tenseless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 A response to Sybesma (2007). *Linguistic Inquiry*, Vol. 41:305–329.
- Lin, Jo-wang 2012 Tenselessness. In Robert I. Binnick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nse and Aspect*.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Mei-chun 2013 Can you tell me why?-Making sense of Chinese grammar. Paper presented in Standford Confucius Institute Symposium: Grammatical Instruction in Culturally Appropriate CFL Education, May 3-5, Standford University.
- McCoard, R.W 1978 *The English perfect: Tense choice and pragmatic inferenc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ress.
- Paul, Waltraud & John Whitma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Vol. 25:413–451.
- Picallo, Carme 1990 Modal verbs in Catala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8: 285–312.
- Portner, Paul 2003 The (temporal) semantics and (modal) pragmatics of the perfect.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26: 459-510.
- Portner, Paul 2009 *Modalit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bio Vallejo, David 2015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of Spanish haber. *Proceedings of PLC 38*.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Simpson, Andrew & Zoe Wu 1999 The syntax and interpretation of sentence-final DE. *Proceedings of NACCL*, Vol. 10:257-27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 Simpson, Andrew & Zoe Wu 2002 From D to T- determiner incorpor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en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 11: 169-209.
- Smith, Carlota S. & Mary S. Erbaugh. 2005.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3: 713–756.
- Stalnaker, Robert 1975 Indicative conditionals. *Philosophia*, Vol. 5:269–286.
- Tang, Ting-chi 1983 Focusing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cleft sentences and pseudo-cleft sentences. In Ting-chi Tang, Robert L. Cheng & Ying-che Li (eds.), *Studies i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universe and scope: presupposition and*

-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127–226. Taipei: Student Book Company.
- Teng, Shou-Hsin 1979 Remarks on cleft sentenc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7: 101–114.
- Thomason, Richmond H 1984 Combinations of tense and modality, In D. Gabbay & F. Guenther (eds.), *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 extensions of classical logic*, 135-165. Dordrecht: Reidel.
- Thuong, Ta Hong 2010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al pos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odal *neng*, *keneng* and Vietnamese modal *có thể*, In Lauren Eby Clements & Chi-Ming Louis Liu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2<sup>nd</sup>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 the 18<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372-38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Tsai, Wei-Tien Dylan (to appear)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linden, An & Jean-Christophe Verstraete 2008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unterfactuality in simple clauses: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0: 1865-1895.
- Vlach, Franl 1993 Temporal adverbials, tenses, and the perfect.”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6: 231-283
- von Fintel, Kai 1998 The presupposition of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In O. Percus & U. Sauerland.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5*, MA: MIT Press.
- Wang, Yu-ying 2013 *The Ingredients of Counterfactua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C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 Wu, Hsin-feng 1994 *If triangles were circles —a study of counterfactual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 Yeh, D & Dedre Gentner 2005 Reasoning counterfactually in Chinese: Picking up the piece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410–2415.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Yong, Q 2013 Typological stage of counterfactuals 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27<sup>th</sup>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329-338.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 Ziegeler, Debra 2000 *Hypothetical mod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in an L2 dialec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LIN Jowang, De-construction, modality and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The construction “*yinggai*  $\phi$  *de*” is ambiguous having both non-counterfactual and counterfactual readings. The most important key component of this construction is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de*. On one hand, *de* denotes a non-future interval at which the modified modal proposition is true. So “*yinggai*  $\phi$ ” can be true at either a past time or the present time. When  $\phi$  denotes an event and “*yinggai*  $\phi$ ” is true at the present time, a non-counterfactual reading is yielded. When  $\phi$  is a state and “*yinggai*  $\phi$ ” is true at the speech time, a present counterfactual reading is yielded. When  $\phi$  is an event and “*yinggai*  $\phi$ ” is true at a past time, a past or future counterfactual is obtained. A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rises because the truth potential of a modal proposition is weaker than that of directly asserting the truth of the positive proposition  $\phi$ . The Gricea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s thus derived that  $\phi$  is not true. This implicature is further reinforced by *de*'s function of generalized truth confirmation, thus making it non-cancellable.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deontic mod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林若望 台湾 中央研究院 jowanglin@sinica.edu.tw)